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

第十八回 富家顯宦倒提親 上舍官人雙出殯

天下咸憎薄倖才，輕將結髮等塵埃。惟知野雉毛堪受，那識離鸞志可哀！ 本為糟糠生厭澀，豈真僧道致疑猜？自應婦女聞風避，反要求親送得來。

晁老兒乍離了那富貴之場，往後面想了一想，說：「從此以後，再要出去坐了明轎，四抬四綽的軒昂；在衙門裡上了公座，說聲打，人就躺在地下，說聲罰，人就照數送將人來。……」想到此處，不勝寂寞。晁源又恨不得叫晁老兒活一萬歲，做九千九百九十九年的官，把那山東的泰山都變成掙的銀子，移到他住的房內方好，甚是不快。那晁夫人看一看，丈夫完完全全的得了冠帶閒住，兒子病得九分九釐，謝天地保護好了，約摸自己箱內不消愁得沒的用途。十月天氣，也還不十分嚴冷，離冬至還有二十多日，不怕凍了河；那時又當太平時節，沿路又不怕有甚盜賊兇險；回想再得二十日程途，就回到本鄉本土去了，好生快活！頭上的白髮也潤澤了許多，臉上的皺文也展開了許多，白日裡飯也吃得去，夜晚間覺也睡得著。

整走了一個多月，趕到了武城家裡。六七年不到家的人，一旦衣錦還鄉，那親戚看望，送禮接風，這是形容不盡，不必說起。那些媒婆知道晁夫人回來了，珍哥已就出不來了，每日陣進陣出，俱來與晁大舍提親，也不管男女的八字合得來合不來，也不管兩家門第攀得及攀不及，也不論班輩差與不差，也不論年紀若與不若，只憑媒婆口裡說出便是。若是一兩家，晁夫人也倒容易揀擇，多至了幾十幾家，連外縣裡都來許親，倒把晁夫人成了「籬裡揀瓜」，就是晁老兒也通沒有個主意，只說憑晁源自己主持，我們也主他不得。

一日，又有兩個媒婆，一個說是秦參政宅上敬意差來，一個說是唐侍郎府中特教來至，俱從臨清遠來，傳要進見。晁夫人恰好與晁老兒同在一處，商量了叫他進來，只見：

一個頸搖骨顫，若不髮黃臉黑，倒也是個妖嬈；一個氣喘聲哮，使非肉燥皮粗，誰不稱為少婦？一個半新不舊青絲帕，斜裹眉端；一個待白不青藍布裙，橫拖胯下。一個說「老相公向來吉慶，待小婦人簷下庭參」。一個說「老夫人近日康寧，真大人家眼前見喜」。一個在青布合色內取出六庚牌，一個從綠絹挽袖中掏出八字帖。一個鋪眉苦眼，滔滔口若懸河；一個俐齒伶牙，喋喋舌如干將。一個說「我題的此門小姐，真真閉月羞花，家比石崇豪富。」一個說「我保的這家院主，實實沉魚落雁，勢同梁冀榮華。」一個說「這秦家姊妹不多，單單只有媛女，妝奩豈止千金」。一個說「唐府弟兄更少，諄諄只說館甥，家業應分萬貫」。一個說得天垂寶像烏頭白，一個說得地湧金蓮馬角牛！

晁老聽了兩個媒婆的話，悄悄對夫人說：「提親的雖是極多，這兩門我倒都甚喜歡，但不知大官兒心下如何？」那一個秦家使來的媒婆說道：「我臨行時，秦老爺合秦奶奶吩咐我：『既差你提親，諒你晁爺斷沒得推故，晁大舍就是你的姑爺了。待姑娘今日過了門，我明日就與你姑爺納一個中書。』」那唐家使來媒婆也就隨口說：「我來時，唐老爺合唐奶奶也曾吩咐：『我們門當戶對的人家，晁爺定然慨允。待你姑爺清晨做了女婿，我趕飯時就與他上個知府。』」

晁老道：「胡說！知府那有使銀子上的哩！」媒婆道：「只怕是我聽錯了，說是上個知州。」晁老道：「知州也沒有使銀子上的。」媒婆道：「只怕知府使銀子上的，知州從來使銀子上的。晁爺你不信，只叫大官人替唐老爺做上女婿，情管待不的兩日就是個知州。」晁老道：「我不是個知州麼？沒的是銀子上的不成！」媒婆道：「晁爺，你不是銀子上的麼？」晁老道：「你看老婆子胡說！我是讀書掙的。你見誰家知州知縣使銀子上來？」媒婆道：「我那裡曉得？我只聽見街上人說，晁爺是二千兩銀子上的。」晁老道：「你不要聽人的胡說。」叫媳婦子讓二位媒婆東屋裡吃飯：「今日也晚了，你兩個就宿了罷，待我合大官兒商議，咱明日定奪。」

叫人請晁大舍講話，晁大舍不在家中。原來從那日到了家，安不迭行李，就到監裡看了珍哥，以後白日只在爹娘跟前打個照面就往監裡去了，晚上老早的推往前頭來睡覺，就溜進監去與珍哥宿歇。到了次日，晁大舍方才回家。晁住說：「昨日有兩個媒婆從臨清州來與大爺提親，老爺請大爺講話。我回說，大爺拜客去了。兩個媒人還在家裡等著哩。」晁大舍後面見了爹娘，備道兩家到來提親：一家是秦參政的女，年十七歲，乙丑十二月初十日卯時生；一家是唐侍郎的女，年十六歲，丙寅二月十六日辰時生。

晁大舍看了庚帖，半會子沒有做聲。晁夫人道：「兩家都是大人家，說閨女都極標緻。你主意是怎的？兩個媒婆都見等著哩。」晁大舍道：「這是甚麼小事情麼？可也容人慢慢的尋思。」原來晁大舍與珍哥火崩算計的要京裡尋分上，等過年恤刑的來，指望簡了罪放出來，把珍哥扶了堂屋。珍哥又許著替他尋一個美妾，合珍哥大家取樂，說了死誓，不許敗盟。如今又有這樣大鄉宦人家到來提親，臨清人家的閨女沒有不標緻的，況且大人家小姐，一定越發標緻，況且又甚年小。棄了珍哥，倒也罷了，又只怕說的那誓來尋著，所以要費尋思。想了一會，說道：「放著這們大人家的女婿不做，守那個死罪囚犯做甚！若另尋將來，果然強似他，投信不消救他出來，叫他住在監裡，十朝半月進去合他睡睡；若另娶的不如他，再救他出來不遲；但怎麼把這兩家的都得到手，一個大婆，一個小婆才好？只鄉宦人家，卻如何肯與人做妾？這只得兩個裡頭揀選一個，卻又少這一個有眼色的人去看。」

主意定了，回了爹娘的話，對媒婆道：「兩家都好，只得使人相看揀擇一個，沒有兩個都要的理。」媒婆道：「我們這兩家姑娘可是不怕人相，也難說比那月裡紅鵝，渾深滿臨清唱的沒有這們個容顏，只是不好叫大官人自己看的。若官人自己見了，若不掉了魂靈，我就敢合人賭了。」說的晁大舍抓耳撓腮，恨不的此時就把那秦小姐、唐小姐娶一個來家，即時就一木掀把那珍哥掀將出去才好。只是左右思量，沒有這們一個妥當人去相看。算計要著晁書媳婦子去，為人倒也老成只是極沒有眼力，又不敢托他。尋思了一遭，想到對門禹明吾的奶母老夏為人直勢，又有些見識，央他同晁書媳婦合兩個媒婆，備了四個頭口，跟了兩個覓漢，晁書也騎了一個驢子，跟了回去。到了臨清，媒婆各自先去回話，晁書尋了一個下處住歇。

次日，老夏同晁書媳婦都扮了這邊的媒人，先到了唐侍郎府裡，見了夫人，說是晁家差去提親，請出小姐相：

五短身材，黑參參的面彈。兩彎眉葉，黃乾乾的雲鬢。鼻相不甚高梁，眼睛有些凹塌。只是行莊坐穩，大家風度自存；兼之言寡氣和，閨秀規模尚在。

眾媒婆都見過了禮，說了些長套話，又虛頭奉承了一頓。唐夫人叫養娘管待了酒飯，每人賞了一百銅錢。

辭了出來，又合那個媒婆到了秦參政宅內，也照先見了夫人，又請見了小姐。那小姐：

無意中家常素服，絕不矜妝；有時間中竅微言，毫無嬌飾。舉頭籠一片烏雲，遍體積三冬皚雪。不肥不瘦，誠王夫人林下之風有矩有模，洵顧新婦閨門之秀。

眾人見了，肚裡暗自稱揚不了，說世間那有這等絕色女子，敘說了些沒要緊說話。秦夫人也著人管待酒飯。門上來通報說：「舅爺來了。」夫人吩咐：「請進。」

那舅爺約有三十多年紀，戴著方巾，穿一領羊絨疙搭綢襖子，廂鞋絨襪，是臨清州學的秀才，在道門前開店治生，進來見了夫人。夫人問道：「武城縣一個晁鄉宦，見任通州知州，兄弟，你可認得他麼？他有個兒子，是個監生，夠多大年紀了？」舅爺回說：「我不曾認得那晁鄉宦。我止認得那監生，年紀也將近三十多了。」夫人問說：「人材何如？家裡也過得麼？」舅爺說：「人材齊齊整整的，這是武城縣有名的方便主子，那還有第二家不成？姐姐，你問他怎的？」夫人道：「他家在這裡求親。」舅爺說：「求那個親？」夫人道：「就是監生要求外甥為繼。」舅爺說：「晁監生這一年多了還沒續弦哩？」夫人道：「你怎麼合他相識？」舅爺說：「這說起來話長著哩。他正妻是計氏，後來使八百兩銀子娶了一個唱正旦的小珍哥。……」夫人聽說，驚道：「阿！原來小珍哥嫁的就是他！」舅爺又說：「自從有了小珍哥，就把那大婆子貶到冷宮裡去了。他家裡有原走的兩個姑子，那日

從他大婆子後頭出來，小珍哥說是個和尚道士，合計氏有奸，挑唆晁監生要休他，計氏半夜裡在珍哥門上吊殺了。計氏哥在咱這道里告准聯了狀，批在刑廳問，後來解道，打的動不的，在我店裡養瘡，住夠四十日。」夫人問：「是誰？養甚麼瘡？」舅爺說：「是晁監生合珍哥的棒瘡。」夫人問道：「連監生都打來麼？」舅爺說：「監生打了二十，小珍哥打了二十五，兩個姑子俱撻了。革了監生，問了徒罪。小珍哥問了絞罪。他這官司，連房錢飯錢，帶別樣零零碎碎的，我也使夠他百十兩銀子。」夫人道：「這門親咱合他做不做？」舅爺說：「這事我不敢主，只姐姐合姐夫商議。論人家，是頭一個財主；論那監生，一似個混帳大官兒。」

晁書媳婦在那廂房吃著飯，聽見舅爺合夫人說的話，心裡道：「苦哉！苦哉！撞見這個冤家，好事多半不成了！」吃了飯，夫人也沒慨許，只說：「老爺往府裡拜按院去了，等老爺回來商議停妥，你遲的幾日再來討信。」每人也賞了一百銅錢。辭了夫人出來，往下外行走。

三個媽媽子商量說：「唐家的姑娘人材不大出眾，這還不如原舊姓計的孀子哩，這是不消提的了。這秦姑娘倒是一無二的個美人，可的偏撞著這們個舅爺打攔頭雷。」說著，到了下處，備上頭口，打發了店錢起身。到家見了晁夫人爺兒們，把兩人的人材門第，舅爺合奶奶的話，一一說得明白。晁大舍將唐家小姐丟在九霄雲外，行思坐想，把一個秦小姐閣在心窩。

秦參政回了家，夫人說了詳細，待要許了親，又因晁源寵娼婦，逼誣正妻吊死，不是個好人；待要不許，又捨不的這樣一門財主親家，好生決斷不下。秦參政道：「他舅的話也不可全信，只怕在他店裡住，打發的不喜歡，惱他也不可。臨清離武城不遠，咱差秦福去打聽個真實，再為定奪。」

這秦福是秦參政得力的管家，凡事都信任他，卻都妥當。秦福到了武城，鑽頭覓縫的打聽，也曾問著計巴拉、高四嫂，對門開針鋪的老何，間壁的陳裁，說得那晁大官人沒有半分好處。秦福家去回了主人的話，秦參政把那許親的心腸冷了五分，也還不曾決絕，只是因看他「孔方兄」的體面，所以割不斷這根羶腸。這邊晁大舍也瞞了珍哥，差人幾次去央那舅爺在秦夫人面前保舉，許過事成，願出二百兩銀子為謝。為這件事，倒扯亂得晁大舍寢食不寧，幾乎要害出了單思病來。又可恨那晁書媳婦看得晁大舍略略有時放下，他便故意走到跟前，把秦小姐的花容月貌數說一番，說得那晁大舍要死不生。

再說晁老兒年紀到了六十三歲，老夫老妻，受用過活罷了，卻生出一個過分的念頭：晁夫人房內從小使大的一個丫頭，叫做春鶯，到了十六歲，出洗了一個象模樣的女子，也有六七成人材，晁老兒要收他為妾。晁夫人道：「請客吃酒，要量家當。你自己忖量，這個不好主你的事。」晁老道：「那做秀才時候，有那舉業牽纏，倒可以過得日子。後來做了官，忙劫劫的，日子越發容易得過。如今閒在家裡，又沒有甚麼讀書的兒孫可以消愁解悶，只得尋個人早晚伏侍，也好替我縫聯補綻的。」夫人慨然允了，看了二月初二日吉時，與他做了妝新的衣服，上了頭，晚間晁老與他成過了親。

晁老倒也是有正經的人，這沉湎的事也是沒有的。合該晦氣，到了三月十一日，家中廳前海棠盛開，擺了兩桌酒，請了幾個有勢力的時人賞花。老人家畢竟是新婚之後，還道是往常壯盛，到了夜深，不曾加得衣服，觸了風寒，當夜送得客去，頭疼發熱起來。若請個明醫來看，或者還有救星也不可，晁源單單要請楊古月救治。楊古月來到，劈頭就問：「房中有妾沒有？」那些家人便把收春鶯的事合他說了。那楊古月再沒二話，按住那個「十全大補湯」的陳方，一帖藥吃將下去，不特驢唇對不著馬嘴，且是無益而反害之。到了三月二十一日，考終了正寢。

晁夫人哭做一團，死而復活，在計氏靈前祝贊了一回，要他讓正房停放晁老，把計氏移到第三層樓下。合家掛孝，受弔唸經，請知賓管事，請秀才裏禮。

晁源在那實事上不做，在那虛文倒是肯尚齊整的。畫士一面傳神，陰陽官寫喪榜，晁大舍嫌那「奉直大夫」不冠冕，要寫「光祿大夫上柱國先考晁公」。那陰陽官扭他不過，寫了，貼將出去。但凡來弔孝的，紛紛議論。後邊一個陳方伯來弔，見了大怒道：「孝子不知事體，怎麼相禮的諸兄也都不說一聲，陷人有過之地！」弔過孝，晁源出來叩謝，陳方伯叫他站住，問他道：「尊翁這『光祿大夫上柱國』是幾時封的？」晁源道：「是前年覃恩封的。」陳方伯道：「這『光祿大夫上柱國』是一品勳階，知州怎麼用得？快快改了！只怕縣官來弔，不大穩便。」

晁源依舊換了奉直大夫，貼將出去；又要叫畫士把喜神畫穿攀有蟒玉帶金襪頭。那畫士不肯下筆，說：「喜神就是生前品級；令尊在日，曾賜過蟒玉不曾？且自來不曾見有戴金襪頭的官，如何畫戴金襪頭？」晁源道：「我親見先父戴金襪頭，怎說沒有？」畫士道：「這又奇了！這卻是怎的說話？」晁源道：「你不信，我去取來你看，我們同了眾人賭些甚麼？」畫士道：「我們賭甚麼好？」晁源道：「我若取不出金襪頭來，等有人來上祭的大豬，憑你揀一口去。你若輸了，乾替我畫，不許要錢。」兩下說定了。

晁源走到後邊，取了一頂朝冠出來，說道：「何如？我是哄你不成！」眾人笑道：「這是朝冠，怎麼是金襪頭！」大家證得他也沒得說了。又說：「既不好把這個畫在上面，畫戴黑丞相帽子罷。我畢竟要另用一個款致，不要與那眾人家一般才好。」畫士道：「這卻不難，我與畫了三幅；一幅是朝像；一幅是尋常冠帶；一幅是公服像。這三幅，你卻要二十五兩銀子謝我。」晁源也便肯了。

畫士不一時寫出稿來。眾人都道：「有幾分相似。」畫士道：「揭白畫的，怎得十分相肖？幸得我還會過晁老先生，所以還有幾分光景；若是第二個人，連這個分數也是沒有的。」晁源說：「你不必管象與不象，你只畫一個白白胖胖，齊齊整整，扭黑的三花長鬚便是，我們只圖好看，那要他像！」畫士道：「這個卻又奇了！這題目我倒容易做，只恐又有陳老先生來責備，我卻不管。再要畫過，我是另要錢的。」晁源道：「你只依我畫，莫要管。除卻了陳老先生，別人也不來管那閒帳。」那畫士果然替他寫了三幅文昌帝君般的三幅喜像。晁源還嫌須不甚長，都各接添了數寸，裱背完備，把那一幅蟒衣襪頭的供在靈前。

亂亂烘烘的開了十三日弔，念了十來個經，暫且閉了喪，以便造墳出殯。思量要把計氏的靈柩一同帶了出去，好與秦宅結親。這十三日之內，晁源也只往監裡住了三夜，其外俱著晁住出入照管。請了陰陽官，擇定四月初八日破土，閏四月初六日安葬。晁源也便日逐料理出喪的事體，備了一份表禮，三十兩書儀，要求胡翰林的墓志、陳布政的書丹、姜副使的篆蓋，俱收了禮，應允了。又發帖差人各處道喪；又遍請親朋出喪墳上助事；叫了石匠，磨礮志石；又差人往臨清買乾菜、紙張、磁器、衫簷、孝布、果品之類；又叫匠人刻印志銘抄本；又叫匠人紮彩冥器，靈前墳上，各處搭棚；又在臨清定了兩班女戲，請了十二位禮生；又請姜副使點主，劉游擊祀土；諸事俱有了次第。都虧了對門禹吾凡事過來照管，幸得晁源還不十分合他拗別。又請了那個傳神的畫士畫了兩幅鎊金紅緞銘旌。

到了四月二十四日，開了喪。凡係親朋都來弔祭，各家親朋堂客也盡都出來弔喪。晁源又送了三兩銀子與那武城縣的禮房，要他攬撥縣官與他上祭，體面好看。二十五日，典史柁之圖備了一副三牲祭品，自來弔孝；又撥了四個巡役，抗了四面長柄巡視牌，每日在門看守。晁源恐怕管飯不週，每日每人折錢二百，逐日見支；又差人與柁典史送了兩匹白紗孝帛。

二十六日，鄉紳來上公祭，先在靈前擺設完備。眾鄉紳方挨次進到靈前，讓出陳方伯詣香案拈香，抬頭看見靈前供著一幅戴襪頭穿大紅蟒衣白面長鬚的一幅神像，站住了腳，且不拈香，問道：「這供養的是甚麼神？」下人稟道：「這就是晁爺的像。」陳方伯道：「胡說！」向著自己的家人說道：「你不往晁爺家擺祭，你哄著我城隍廟來！」把手裡的香放在桌上，抽身出來，也不曾回到廳上，坐上轎，氣狠狠的回去了，差回一個家人拜上眾位鄉紳，說：「陳爺撞見了城隍，身上恐怕不好，不得陪眾位爺上祭，先自回去了。」又說：「志銘上別要定上陳爺書丹，陳爺從來不會寫字。」晁源道：「我已就是這幅喜神！也不單少了老陳光顧。但志銘上石刻木刻俱已完成，已是改不得了。」眾人雖然勉強祭了出來，見陳方伯回去，也是不甚光彩。

卻說秦夫人的兄弟，前日說話的那位舅爺，因晁源許了他重謝，隨即改過口來，在那秦夫人面前屢屢攬撥。秦夫人倒也聽了他的前言，不信他的後語。只是「有錢」兩個字梗在那秦參政的心頭，放丟不下，聽見晁老不在了，正在出喪，要假借了與他弔孝，要自己看看他家中光景，又好自己相看晁大舍的人材。晁大舍預先知道了，擺下齊整大酒，請下鄉宦姜副使、胡翰林相陪；從新另

做新孝衣孝冠，要妝扮的標緻。秦參政弔過孝，晁大舍出到靈前叩謝。秦參政故意站定了腳，要端詳他的相貌，領略他的言談，約摸他的年紀。秦參政眼裡先有了一堵影壁，件件都看得中意；出到廳上，也肯坐下吃他的酒，點了戲文，回去與夫人商議，有八九分許親的光景。

那秦小姐知道事要垂成，只得開口對夫人說道：「他家裡見放著一個吊死的老婆，監裡見坐著一個絞罪老婆；這樣人也定不是好東西了。躲了他走，還恐怕撞見，忍得把個女兒嫁了與他！你們再要提起，我把頭髮剪了去做姑子出了家！」夫人把女兒的話對秦參政說，方才割斷了這根心腸。

晁大舍這裡還道事有九分可成了。不覺到了閏四月初六日，將計氏的喪跟了晁老一同出了。晁夫人還請得計家的男婦都來奔喪送葬，一來看晁夫人分上，二來也都成禮，計都合計巴拉也都沒有話說。到了墳上，把兩個靈柩安在兩座棚內，題了主，祀了土，俱安下葬。送殯的親朋陪了孝子回了靈到家。晁大舍因麥子將熟，急急的謝了紙，要出莊上去收麥，收完了麥，又要急急提那秦家親事，也就忙得沒有工夫，連珍哥監裡也好幾日不曾進去。到了初八日復過三，叫陰陽官灑掃了中堂，打點到雍山莊上。誰知這一去，有分叫晁大舍：豬羊走入屠家，步步卻尋死路。且聽下回著落。